





原件短缺

尊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百陽且文
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追斬之
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道爲華州刺
史既而趙肅崔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道禽伏德斬思
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
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道爲大都督行華州刺
史甚得守抻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
備乃退兵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
信爲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
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道拜大將軍大都督二

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
御文帝每出征道相居守深為吏人所附朝廷重之亮於
上邽表拜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
朝議以鎮撫和西域成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
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葬戎會葬者萬餘人莫祭於路悲
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
尺周回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
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賈椿衆亮椿出後於祀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
封燕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以明年

誥
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紕公其等後
踰節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
瓜羹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
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幽國公詔廣襲
爵初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
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
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
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儉約見稱於身
後可甚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簣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
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

州刺史謚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
文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
子以托公亮子溫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
封天水郡公為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
以年小未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
子竝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己
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
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
秦虜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劳芒山之役三虜人所

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七統十二
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
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尅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
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
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
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
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
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
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
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

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
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
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言
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為執縛勢
護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恒為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
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
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
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密謀滋
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
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並勸廢帝時綱摠領禁兵護乃

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百衛兵遣
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刀口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
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
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與周為
四海主自即位已來荒淫無度既近群小疎忌骨肉大臣
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
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公豈可負社稷寧知公
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群公
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
誅植恒尋弑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

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精粗得寵於護擢為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摠已以聽護自文帝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弟中丘柔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摠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郭立德白帝別廟

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犄角其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間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願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

与七

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
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
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
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
將欲向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
叔時俱戰亡叔母質核及兒元寶汝叔母統干及兒善提
并吾與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
元寶掌賀核統干各別分散寶掌軍管在唐城內經停三
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
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蟬蟬奴

望見鮮于脩禮管人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旣至管人告
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管
汝時年十二其母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
共汝在壽陽任時元寶善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
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其
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亦
朱天柱亡歲賀核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
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
織成纈通身黃綾裏並乘驃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
吾作阿摩數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

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令悲袍戚多歷年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悽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信常體慮汝致感是以每存款實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虛謹此至

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之外曹通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矣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婢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混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翼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敷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

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
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款恩遇彌隆重降衿哀聽許摩
敦垂救由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
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與損或多
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
敗之日薩保年以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
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長
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
源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
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生

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魏神明齊朝孺然之
恩既已露洽受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
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
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
岳未足勝荷一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
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
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
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
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
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

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
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
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
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
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
十月帝於朝廷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
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標出軹
關護運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
奚成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略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
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

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
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
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
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
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
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
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
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
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蹈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

泉懼所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
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
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令收護子柱
國譚國公會大將軍宮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
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
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
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
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
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
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

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
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齋璽
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又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為州
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為御史中尉以協為書侍御史泰
向潼關協為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
累遷中府屬從子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剋
勸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勳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
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將軍進爵為侯後為
大將軍討遼迴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

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以護既殺孫恒
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
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奇託之協誓以軀命
自效護大悅以為得協之跡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常
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抵之數詣曰汝何知也
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
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指袖意既以得志每自矜高
及其所言多乖事或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獎
之協既受護重委異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
之又進位封國護以協年老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

未名建德二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

陽郡公協之剛嗣焉遷空羽伐弘農人少脩謹有幹能
為護府司 協質直小心畏慎其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
校明文法以不微以此甚為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
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
邑人無不敬服入為司憲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三年
委任稍重及 誅酒陰之卒於家子恕以司三
把簡公之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巡定州軍於唐
河俱戰殺保定初官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北國
公謚曰簡子元寶

武所害保定初起贈大將軍小

司徒龍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字乾德
位梁州總管又幽國公廣以亮為秦州總管廣所部悉
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
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
實等伐陳遷至豫州密謀襲亮亮將之逆孝寬追斬之
朕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
大司徒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後皆與之游而才
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鄴一脩禮公洛生為漁陽王仍領
憲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為沒生王之子善與將士是以克

獲第冠諸軍亦未榮定山東時洛生在冀中不推相名
心慚焉尋為榮所害休定以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
莊公善勝為齊神武所害休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
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定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
衛王直子實為穆公後實字乾端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
廣都郡公首龍實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實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
國大將軍大司徒封實國公子與嗣興生屬兵亂與仲相
夫年幼莫知兵威實遠近與之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
敗預二行將以實應例散配諸軍與性弘厚有志度雖流

離上故而可觀保定二五詔訪仲子孫與如附屬籍
武帝以興帝戚近屬置遣之甚厚位前府儀同三司宗師
襲爵國公薨武帝親臨弔祭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
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魏國公諡曰清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
為八國公為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頰祖
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測少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
右長史官武女陽平公主孫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
武測文亦密為之滿選廣川縣伯景從孝武西遷
推爵於齊文帝為永相以測為右長史齊亡國以測

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
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
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於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
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
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仍
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
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
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
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

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
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
臨愾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慈好施與
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
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
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
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
深字奴子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
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求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
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

都督鎮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
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
竇素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素諸將咸難之
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
撤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
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
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
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秦齊神
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尅之文帝大悅謂深曰
若即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

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之
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
欲往歡恥失寶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
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六官
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
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
父事兄甚謹性多音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
在巽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
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

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
正譽譎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
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終發由是護弗之猜得
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
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霍光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
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
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聞細草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
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字
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
夫左官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

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
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
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
復過君於是以尉遲
孝伯仍爲左官正宗師
中大夫累遷右官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
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鬢言太子
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
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
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
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

留臺軍事還帝曰君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
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
常執其手令君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
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
衛上大夫摠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
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
賞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
旨臣爲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踈之乃與于智鄭
譚等圖其事于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
也在軍有過行鄭譚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百

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
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謂
說軌將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
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
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華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
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
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該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
益疎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
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
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媒孽加之以

乘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
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悅首不語令
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
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寔有周
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
竝顯遂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
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
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
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閭內都

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
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
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
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
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安
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
直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漆水周
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
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惆悵志略英贍眉目疎
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上帝留意翰林而神舉
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
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
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
史州旣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
封武德郡公進封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
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
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
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

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
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侍於武帝處心腹之任至
乾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
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
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醪酒賜之盡
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夷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
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
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
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子嗣位至儀同
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
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
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
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
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堦與賊短兵接中
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
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密憲排身
而道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
稍却及拔高壁寇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進位大

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又胡平之應正
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
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其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
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
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
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
苛號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
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
著聲望國家有變必為亂階然知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
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治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纒在

詔
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且庸蜀險
易生艱阻王謙馬秦素無善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
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家恩
顧貞錄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太院下詔曰朕言之驗自
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
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
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 字文
化及之亂遇害協弟白駒字波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為
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
內伺察六宮徃來不限門禁時人号為宇文三郎與宮人

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爾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官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無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又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勲烈加之以善政祭文公之流孝飾之以儉約我我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又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幾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氏之起也天威而服海內宵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有心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其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聖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誠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例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二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

后生孝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刺王直達步

生齊煬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



純越王盛代吳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道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
魏文帝文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子
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何大前
疑尋為隨文帝嘗國除

衛刺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
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摠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
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愠於免
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以
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非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欲擅威權

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為大
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初帝以直第為東宮更使直自
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岵佛寺遂欲居之
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志漸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
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恠而疑之有嘗從帝按獵而亂行
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
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荊州獲
之免為庶人囚諸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

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

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
雄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
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園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
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
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明帝即位授
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
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
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
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次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
不闕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

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
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
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迴爲前鋒圍洛陽齊兵
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恒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
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
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
以憲爲大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
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
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去
是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

曰兄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憲乃度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見圍日久憲追往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社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毀城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良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攻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人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付及讀漢籍等

尋以憲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宰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行讀帝拜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廢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只有一樊暫經隸屬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恣為天子卿宜規

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又舉再拜而出歸以告憲憲
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
建德二年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
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
繁廣自刊為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其秋帝
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為將軍
吾亦續發直尋敗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
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
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
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讚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
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啟憲
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
為吾意令祖括是同汝當媿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
但須自勗直乃止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
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
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
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
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尅憲攻拔武濟進圍
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
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

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接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竝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救追還率師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障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

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竝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爲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禪瓌等齊衆乃退帝又命憲援晉州齊王攻圍晉州帝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摠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

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為河間王珽第三子寶為
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屯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
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懾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靈王
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納
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候驕執以白憲憲乃集齊
舊將徧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充使
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登張耳丞望之俄而湝
所署領軍尉相願偽出略陣遂降湝殺其妻子明日擒湝
及孝珩等先是稽胡劉沒稽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
等平之憲自以威名日下帝欲親征北蕃乃

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為重深忌之時尚
未葬諸王在內居服日衛長孫覽摠兵輔政恐諸王有異
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
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
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
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
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
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
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
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

年四十帝少子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
公主與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紇等皆以昵於憲也帝
既誅憲無多為辭故託與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
其亮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廷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
三年上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
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
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太子貴質寶貞乾謹落
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
經足為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嘗
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臨州一圍中手射野馬

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為幽州刺史
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
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令荷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
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
其非他日此帥遺例來參貴乃問至商人燒烽何因私放
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
惜之質字乾祐以憲勳封河間郡王質字乾禮中垣公貞
出後質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涓公竝與憲俱被誅
趙潛王招字豆盧奕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更信體
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

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建德五
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秦王憲討平稽胡斬賊
帥劉武及鐔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洛州襄國郡邑
萬戶爲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
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
禮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厠將招密欲圍之以
害社稷乃遣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負負其死弟魯
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
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閭外惟楊弘元胄胄
弟武及自殿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談隋文隋文未之
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乃以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
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道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
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道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隋以謀
反其年伏誅招及其子德廣公負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
乾鐔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爲王
從平鄴拜入冢宰薨于乾憚嗣爲隋文帝所善國除
陳感王紘字理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
皇后歷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
上柱國歷并州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齊南郡

邑万户爲陳國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之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大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戶爲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代曩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禮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達以其勲庸不可加戮若由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察劾密表奏之

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緋衣又未嘗營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爲主從平齊敕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遜警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爲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異康公通字岳率突武成初封異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爲王大定中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道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

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國道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道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紹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利州摠管康驕後無度遂有異謀司錄裴勳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洪嗣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死生畢刺王賢後宮生豐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喪

畢刺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二年進爵為王

歷荊州摠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池并其子被害國除

鄴王貞字乾雅初封鄴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贊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允薛世婦生慈生允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資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又秦王贊曹王允道王允

蔡王允荆王元竝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皇甫姬生鄧

王術衍及術竝大象二年封竝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

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變起而因循莫變復

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

變之道竝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

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

為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

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備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工

戚日用難以成技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

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

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

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

惡非禮義無以敷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

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温陶擇位王綱弛而更張然

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

列國温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

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

益安危之所階乎周文之初允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

禮終未違蕃屏之事晉湯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
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
剪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
任內結情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
凶暴是崇艾刈先其本扶削黜備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
傑出足可宰龍於前截髮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
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
拔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
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
謝鄉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三乘位侔足夫是以

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列於
燎原悠悠遂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
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
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
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
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
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斯役所居皆取鄉相而齊王之文
武察更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北史五十八

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國



